

盛开的樱花林下

袁斌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开的樱花林下 / (日) 坂口安吾著; 袁斌译.
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9
(草月译谭)
ISBN 978-7-5463-3620-6

I. ①盛… II. ①坂… ②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65332号

盛开的樱花林下

作 者 [日]坂口安吾
译 者 袁 斌
出 品 人 周殿富
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
策划编辑 渠 诚
责任编辑 聂文聪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6.5
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3398
发行部: 010-63104979
网 址 <http://www.jlpg-bj.com/>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ISBN 978-7-5463-3620-6 定价 2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: 010-63109462-1040

坂
回
安
吾

SAKAGUCHI ANGO

译
草
谭
月

盛开的樱花林 下

坂口安吾

桜の森の満開の下

良久，他感觉到心中涌起一阵温热的感觉。那是他心里的一丝哀伤，包裹在花与空虚的冰冷之中，那股不断膨胀开来的温热感，一点点变得分明起来。

上架建议◎文学·小说

ISBN 978-7-5463-3620-6



9 787546 336206 >

定价：22.00元

目录

盛开的樱花林下·····	〇〇一
石头的思念·····	〇二九
风博士·····	〇五五
我的人生观·····	〇六五
坂口安吾年谱·····	一七七

盛开的
樱花林下



每到樱花盛开的时节，人们似乎就会提着美酒，嚼着团子，漫步于花下，满口“良辰美景”、“春日浪漫”，兴高采烈地游玩。但这一切其实都只是瞎扯罢了。为何说是瞎扯呢？那是因为人们聚集于樱花之下，喝得酩酊烂醉、呕吐喧闹这类的事始自江户时代，更久之前人们只会觉得樱花之下是颇为可怕的地方，并没有任何人会认为那是绝景。近来只要一提到樱花之下，人们就会想到众人齐聚、饮酒作乐、喧哗热闹的景象，但若是将人从樱花之下除去，便会化为一幅可怕的景色。能剧之中也有一出剧目，讲述某位母亲因孩子遭人贩子拐走，四处找寻不见而发疯癫狂来到盛开的樱花林下，在放眼望去一片樱花海洋的阴影深处，描绘着孩子的幻象，最终发狂而死，被埋到了花瓣之下（此处乃小生添足之笔）。若是樱花树下不见人影，便只会令人徒增恐惧之感。

以前，路人前往铃鹿崖时必须从樱花林下穿过。若是花朵未绽放还好，一到花开时节，路人便会在花海下变得不太对劲，一心只想着要尽快从花下逃走，朝着远处的树木狂奔而去。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还好，若问缘由，那就是一溜烟从花下跑到其他树下后，也就能够放下一颗悬着的心了。但若是两人同行的话，那可就糟了。因为各人脚程有快有慢，其中之一必会落后，即便从身后拼命叫“等等”，前者也会因为害怕丢下朋友独自向前狂奔。因此，通过铃鹿崖的樱花林之后，之前两人融洽的关系便会破裂，变得再也不相信彼此的友情。此后路人也就不愿再从樱花林下通过，宁愿绕路走其他山道。没过多久，樱花林便从街道上偏离，再不见任何路人，成了一片寂静的山野。

许多年后，一名山贼住进了这座山里。这山贼生性残暴，常出没于街道，剥人衣物，害人性命，从不手下留情。即便是这样的人，来到樱花林下也会感到惧怕，变得有些精神失常。后来那山贼就特别讨厌樱花，整天在心里默念，说这东西最可怕、最讨厌。明明没风，但一到花下就会觉得风声呜呜，可其实周围既没有一丝风，也没有半点响动，就只有他自己的身影和足音，被包裹在静悄悄的冰冷静寂的风中。花瓣簌簌飘落的景象，让人忍不住萌生出魂飞魄散、生命衰微之感。如此这般景象，人们会想要闭眼尖叫、仓皇逃走，但若当真闭上眼睛，又难保不会撞上樱花树，所以更不能闭眼而跑。这就让人更加心存恐惧而失神癫狂。

但那山贼偏生胆大妄为，不知悔改。尽管觉得此事有些蹊跷，但转念又想不如明年再慢慢推敲，今年实在没心思琢磨个中缘由，等到明年花开之后，再来好好思考一番好了。年复一年，转眼便过去了十年，而今年也想着明年再说，恍惚间又过了一年。

这样一年又一年，山贼的一房老婆也变成了七房。之后他又在街上掳来了第八房老婆，连同女子丈夫的衣物，并杀害了其丈夫。

自从杀害女子丈夫之时起，山贼便觉得有些奇怪，感觉情形与往常有些不大一样。虽然说不上来究竟哪里不对，但心里总觉得有些怪异，而他又不是个会整天把心思纠结于同一件事物的人，所以就没有太在意此事。

刚开始时，山贼倒也没有杀害那男子的打算，只想着把对方全身衣物剥下，再一脚踹他滚蛋。可是那女人却生得如此漂亮标致，所以山贼便临时起意，一刀砍死了那男的。这事不光山贼自己未曾想到，回头一看，那女子也是怔怔地望着他，仿佛她也未曾想到一般。山贼对女子说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老婆了。”女子点点头，山贼伸手拽起那女子，女子却说她已被吓得脚软，走不动路，让山贼背她。山贼满口答应，轻轻将女子背上。行至一处陡峭山坡，山贼说此处地势太险，让她下地自己走，女子却依旧牢牢地趴在山贼背上，连嚷不要，不肯下地。

“你倒是想想啊，就连你这样一个长年生活在山里的男

人都觉得险峻的地方，我又怎可能走得过去？”

“是吗？是吗？好，好。”尽管有些疲累，但山贼心情不错，“不过你还是先下来一会儿吧。俺这人身强力壮，倒不是感觉疲累想歇口气，只不过眼珠子没长在后脑勺上，从刚才把你背起来之后，俺就一直心痒痒的。你先下地来，让俺再好好看看你那可爱的脸蛋吧。”

“不要，不要啦。”女人紧紧搂住山贼的脖颈，“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我连一刻也待不下去。你就别歇了，赶紧把我带回去吧。否则，我就不嫁给你了哦。若是你辜负了我，那我就咬舌自尽。”

“好，好，知道了。俺答应你就是了。”

山贼把背上的漂亮老婆当成今后的念想，幸福的感觉融进心田。他撑起肩头，回转身子，让女人看了看前后左右的大山，得意扬扬地说道：“这些个大大小小的山头，全都是俺的。”

然而女人毫不理睬。山贼有些意外，同时又觉得有些失落。

“听明白了吗？你眼前的每座山、每棵树、每处山谷，甚至就连山谷中飘荡的云彩，全都属于俺。”

“快走吧。我可不想待在这种到处都是山石的山崖下边。”

“好，好。咱这就回家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”

“你就不能再走快点儿吗？跑吧。”

“这山坡可是一处连俺这样的人都要小心经过的天险

啊。”

“看你这样子，没想到一点儿出息都没有。可惜我嫁了个脓包做老婆。唉，今后的日子，又让我指望谁去啊！”

“胡说些啥，不就是道坡吗？”

“唉，真急人。你也累了吧？”

“别胡说。待俺冲过这坡，鹿都赶不上俺。”

“可你不是已经气喘吁吁、脸色发青了吗？”

“万事开头难。待俺甩开步子之后，你在背上可别觉得发晕哦。”

然而山贼其实早已累得全身散架。来到家门口时，他已经眼冒金星，耳中嗡嗡，连嘶哑着出声的气力都没有了。家里的七个老婆出来迎接，山贼弯下僵硬如石的身体，放下背上的女子，只觉得精疲力竭。

眼前这女子的美貌不禁让七个老婆动容，而女子也为七个老婆的污秽不堪感到震惊。七个老婆里，倒也不乏昔日貌美如花之人，但如今却已是面目全非。女子心中惧怕，缩到山贼的身后。

“这些个山野村姑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”

“她们都是俺以前的老婆。”

山贼有些为难，但能想出“以前”这么两个字加上去，作为即兴回答已经算是不错了。然而女子依旧不依不饶。

“哦？她们就是你的老婆啊。”

“这个嘛，那是因为俺之前还不知道，人世间还有长得

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。”

“你把那女人给我杀了。”女子指着七房老婆里脸蛋生得最俏的一个叫道。

“又何必非杀不可呢？你把她当成婢女不就行了？”

“你杀了我丈夫，却又不愿杀自己的老婆吗？你这样，还想娶我做老婆？”

山贼缄口不语，沉吟了半晌。之后他突然一跃而起，一刀砍倒了女子所指的那房老婆。但还不等他喘过气来，女子又喊道：

“这女的，现在我要你杀这女的。”

山贼有些犹豫，但立刻便晃悠着走到另一个老婆面前，挥动手里的大砍刀，朝着老婆的脖颈砍下。人头在地上滚动未止，女子手又指向下一个老婆，清脆如铃、晶莹剔透的动听嗓音再次响起。

“接下来是她。”

被女子指中的那名老婆两手覆面，惊恐尖叫。叫声未落，大砍刀的刀锋已从空中呼啸划过，余下的女子慌忙站起身来四下逃窜。

“一个都不许放过。草丛里躲着一个，还有一个往山上逃了。”

山贼挥舞着血刀，在山林中四处狂奔。只有一个女子被吓瘫了手脚，没来得及逃窜。那女的在七个老婆中长相最丑，而且还是个瘸子，山贼把那些逃走的老婆全都杀掉之

后，又向着她举起了砍刀，这时女子说：

“这女的就不必杀了，我留她做婢女。”

“反正顺手，干脆一并杀掉得了。”

“笨蛋，我说了，不许你杀她。”

“是吗？那好。”

山贼抛下手中的血刀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疲累的感觉涌了上来，他只觉得眼前发晕，屁股仿佛长到土里一般，沉重无比。忽然间，他感到一阵静寂，恐惧感骤然涌上心头。扭头一看，只见女子风情万种地俏立在旁。山贼仿佛噩梦初醒，目光与心神全都被女子的美貌所吸引，再也无法动弹，却又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。那是种怎样的不安？为何会不安？有什么可不安的？这一切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那女子实在太美了，他的心魄灵魂仿佛都已经被她勾走，心中的不安也让他无比在意。

这一幕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究竟是何时？又是在何地？他在心中不停地思索。啊，对了，是那个时候。回想起来后，就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。

是在那片盛开的樱花林下，就是他从花下走过时那种相似的感觉。究竟是哪，是什么像，还有怎么个像法儿，他全都一概不知，但的确有那么几分相似。他总是只明白那么一点点，之后的事即便不明白，他也不会在意。

山里的漫漫冬日已经结束，虽然山尖和谷底的树荫上还残留着点点积雪，但花开时节即将到来，空气中充满了春日

的气息。

山贼心想，待今年樱花盛开之时，从花下走过的话，应该不会有什麼。不如就一狠心，走进那片花海里去，但他越走心里越觉得发毛，前后左右，就只剩下头顶上那片花海。走进林子中央，便会感觉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极度恐惧，让人无法忍受。今年就到那片花朵盛开的林子中央去，静静地一动不动，不，干脆就在地上坐下好了。山贼忽想，到时候，不如把这女的也带去吧。他瞥了一眼女子的脸，只觉得心中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让他连忙把目光挪到一旁。不知为何，一种若让这女人知道自己内心所想之事就会大事不妙的想法，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。

女人非常任性自私，不论再怎样精心烹制的菜肴，她都能找得出碴儿来。男子整日游走于山林之间，猎捕飞禽野鹿，有时还会打些山猪灰熊回来。跛脚女也忙碌于林中，寻找树芥草根。然而女人却从未表示过丝毫满意之意。

“每天就让我吃这些个玩意儿吗？”

“俺这已经是竭尽所能了。你到这里来之前，俺们得每隔十天左右，才能吃上一顿这样的东西。”

“你是山野莽夫，或许吃这些东西也觉得没什么，但我却难以下咽。这样的深山老林里，整晚就只能听到猫头鹰的叫声，那么至少在饮食方面总该不逊于都城才说得过去吧？都城之风又如何呢？被都城之风宠坏的我，心中的悲切感

觉，你又岂会明白？你从我身上夺去了都城之风，却只给了我乌鸦和猫头鹰的鸣叫声。难道你不觉得这实在是太过丢人，太过残酷了吗？”

男子完全无法理解女子的这番抱怨之辞。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，都城之风究竟所谓何物，甚至连猜都猜不到。他也弄不明白，过着如此幸福的生活，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。面对女子的抱怨，他只觉得无比困惑，却又不知所措，焦急苦恼。

他也曾杀过些从都城来的旅人。因为都城来的都是些有钱的主儿，身上所携之物也颇为奢华，所以都城之人对他而言完全就是冤大头。当夺走那些人的行李，打开一看，发现里边装的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后，他就会破口大骂，说都是些哪儿来的乡巴佬、土包子。这就是他对都城所知道的全部，那是一处豪奢之人聚集的地方，除了想要劫去那些人身上的财物之外，他的心中就再无其他的想法。他甚至连都城的天空究竟在哪个方位都没有想过。女人很注重梳笄簪红这类的东西，若是他那双沾满泥污和兽血的手稍稍碰了下衣物，女人都会厉声呵斥。那些衣物就仿佛女子的性命，而守护它们就是她的使命。周围要打扫干净，家里要弄得一尘不染。她身上光有一件小袖和细带的话还不够，衣着数件，细带数条，还要把纽带结成奇怪的形状，长搭身后，再点缀上各式各样的饰物之后，这才算打扮完。男子睁圆眼睛，惊叹不已。他终于明白，美是如此完成的，而这份美充斥于他的心

间，丝毫没有半点怀疑的余地。一切事物，都是从分散开来后就再无丝毫意义、不完整且不可理解的碎片聚集而成的，若是将事物分解开来的话，那它们将重新回归为毫无意义的碎片。他把这一切看成是种奇妙的魔术。

男子砍伐林木，按照女子下令的样式制成各种物件。自己做的究竟是什么，拿来干什么用，这一切他都一无所知。那是胡床和扶椅，胡床就是椅子。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女人把这些东西搬到屋外，一会儿坐在太阳下，一会儿挪到树荫里，闭目养神，有时又会靠在屋里的扶椅上想事儿。在男子眼中看来，这一切是如此怪异，却风骚而且恼人。魔法出现在了现实之中，他自己虽为魔法的助手，却又时常为魔法的结果惊叹嗟讶。

跛脚女子每天都得为女子梳理长发。所用的水，全都是由男子小心翼翼、不辞劳苦从远处的清泉汲来的。男子唯愿自己能为这魔法尽一份力，更想用自己的手轻抚一下那一头梳理得一丝不乱的乌黑秀发。“你这脏手别来碰我。”女子把男人推向一边，厉声呵斥。男子就像小孩一样缩起两手，满脸羞愧。看着秀发梳理干净盘结成髻，之后清洗面庞，打扮出一副秀美的身姿。这一切对男子而言，就仿佛一场永不醒来的梦。

“这些个玩意儿……”

男人把玩着带有花纹的梳子和带雕饰的簪子。之前他不认为这类东西有任何的价值，而至今依旧对事物之间的相